

從

今年初以來，台灣爆發一連串備受矚目的環保新聞。一月份，最高行政法院撤銷中科三期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三月份，台塑仁武廠發生嚴重的地下水滲漏事件，官方監測數據證實環保團體長期以來的指控。六月份，苗栗縣政府動用怪手剷平了即將收成的良田，這幕令人震驚的畫面上上了國際媒體，也引發國內對於「強制徵收農地」正當性的質疑。九月份，逾千名學者連署反對國光石化興建，使得這項官民共同投資的開發案面臨龐大的阻力。此外，堅持不賣祖厝的彰化相思寮地主、受毒害而忍無可忍的麥寮居民、為了南港溼地地下跪請命的藝文人士等，也讓更多公眾注意到台灣面對的種種環境危機。

在這一波波的環境運動攻勢中，受到圍剿的政府官員慌張失措，甚至已經到了語無倫次的地步。環保署長說，環評被撤銷的後果「請法院自行負責」。行政院長則說，被國

光石化威脅的白海豚「會自動轉彎」，因為被強制徵地而自殺的苗栗大埔阿嬤是「有憂鬱症」。同樣地，被質疑從中獲利的財團也應接不暇，他們不

## 出乎意料的環境運動風潮

是趕緊撇清爭議與自己的投資案無關，並搬出創業的神主牌來維持企業形象，要不然就是裝可憐，控訴社會瀰漫著了一股「反商情結」。儘管這些具



何明修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研究領域為環境社會學、勞動研究與社會運動，著作包括《社會運動概論》、《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研究》、《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

到的發展呢？我曾就這個問題詢問過資深媒體人與環境運動者，他們的答案通常是「時代變了」，以往為了追求經濟發展，而犧牲環境品質的作法已經不能再被民眾接受了。

### 昔日須靠受害者意識動員

這樣的解答看起來似乎有道理，就以國光石化的爭議來看，兩個主流平面媒體先後大篇幅地報導此事件，而且都是著重其負面的生態與健康衝擊。站出來連署反對的專家學者，也不是以往熟悉的運動型教授，而是具有高度威望的院士級學者。然而仔細審視，「時代變了」這種說法可能是站不著腳的。從中研院的社會變遷調查來看，早在一九八六年，就有八成八的民眾認為台灣的環境汙染「嚴重」或「很嚴重」。在一九九四年，也有六成四的民眾主張「環境保護比經濟成長更重要」，只有一成八是採取相反的立場。換言之，如果說台灣民眾價值觀的

轉變是這一波環保熱的主因，那麼這場變革至少應該在十幾年前就發生了。

事實上，從台灣近期的政經演變來看，環境運動者應該是面對了非常不利的局勢。在二〇〇八年，以重振經濟為訴求之一的國民黨重新執政，環保團體能夠在體制內獲得參與空間也減少了。此外，理論上而言，持續停滯的所得成長與高漲的失業率，應會迫使民眾

接受「重開發、輕環境」的痛苦選擇。

不過，這些不利因素並沒有澆息環保人士的熱情，他們反而持續開拓新的運動策略，用更新穎的動員形態，來發揮更強大的槓桿效應。簡單地說，在二〇〇〇年之前，環境運動需要廣大的群眾動員作基礎，例如反核、反濱南、反美濃水庫等。無論是否實際上已經發生，受害者意識是最重要的動員媒介。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環保團體轉向採取體制內的策略，但是其成效卻十分有限。儘管蘇花高最後被擋了下來，但是環保團體也意識到政治人物的承諾是不可靠的（例如核四續建），以及官方決策體制的保守性格（例如二〇〇六年中科環評在抗議聲浪中獲得通過）。因此他們逐漸撤出國家體制，尋找新的戰場。

### 網路對抗主流成另類武器

舉例而言，法律途徑在台

灣的環境運動向來是低度發展的，原因在於我們缺乏集體訴訟的傳統，以往運動者也很少

來自於法律學界。在中科三期爭議中，儘管環評被環保署片面宣布通過之後，反對者仍鏗而不捨，在幾位義務律師的協助下，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的官司。所幸，台灣的司法獨立近年來已經獲得顯著改善，面對具有瑕疵的程序，法官也勇於指出行政部門的錯誤，並且明確地裁示停工的判決。

在國光石化攻防中，環保團體是處於極端的劣勢，從事砂石業的地方政治人物可以動員十輛遊覽車北上抗議，並宣稱反對開發者是「環保流氓」。

儘管如此，環保人士卻開展了「環境信託」的策略。他們極力宣傳濁水溪口的生態價值，發起全民認股買溼地的運動，以提供了白海豚的棲息廊道。在八月底時，已有五萬多位民眾願意出錢來守護這片珍貴的環境資產。

同樣地，在大埔事件中，

真正將強制徵地提升為全國性議題的關鍵是公民記者的介入。在一開始，主流媒體對此事件幾乎是漠不關心，大埔農民的處境是可以合理預期的「漏網新聞」；然而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怪手破壞稻田以及無助農民苦苦哀求的影像卻深刻地烙印在觀眾心中。換言之，在這個所謂「有圖有真相」的視覺系年代中，關心台灣環境的行動者也掌握了另類媒體的武器，他們可以主動設定新聞議題，並且引導主流媒體的關注。

法律訴訟、全民認股、另類媒體等途徑，都是在缺乏政治力與群眾前提下所發展出來的環境運動新策略。這也顯示了台灣的公民社會仍是朝氣蓬勃，不斷地開展與廣大社會對話的機制。對於其他社會運動而言，環境人士的成功操作也是具有啟發性，只要敢勇於突破，推動進步政治的努力會有應有的回報。

環保團體意識到政治人物的承諾是不可靠的，因此他們逐漸撤出國家體制，尋找新的戰場。法律訴訟、全民認股、另類媒體等途徑，都是在缺乏政治力與群眾前提下所發展出來的環境運動新策略。